

萍踪寄語

初集

集

錄

卷

一

目錄

一

集

萍踪寄語初集弁言

記者自去年七月十四日離國赴歐以來，轉瞬已經半年了。記者此次除自己存着學習的態度到歐洲來，還想常就自己觀感所及，盡力寫些通訊，藉生活週刊報告給國人，寫到現在，以英國爲一段落，已積有五十一篇，共約十萬五千言左右。不幸生活週刊於去年十二月間『迫於環境，無法出版』，萍踪寄語僅僅登出一小部分，暫時擱置，現在先把以英國爲段落的編成初集出版，就正於國內外的讀者和朋友們。

在這半年裏面，一面忙着看，一面忙着談，一面忙着閱看有關係國的書報刊物，抽出一些餘下的時間『走筆疾書』，而且儘就觀察所及，拉雜寫來，當作面談，並不是什麼有系統的著述，謬誤之處，倘蒙指教，不勝欣感。有的情形，生

活週刊上的國外通訊裏已經說過的，在這寄語裏都從略，以避重複。例如關於法國的報紙，徵言先生曾經有過一篇每天離不開的報紙（參看深刻的印象生活書店出版），把法國重要的各報內容說得很詳細，我關於法國報界情形的通訊，便注意到別方面去。又例如關於英國的『長衫工人』，（在英國稱爲“Black-coated Workers”，重溪先生這樣譯，英國人雖無所謂長衫，但在意譯方面似很切近。）重溪先生最近在生活上也有一篇英國的長衫工人，說得很透澈，所以我就不再贅述了。

這些寄語雖然是『拉雜寫來』的零篇短簡，但是記者在觀察研究的時候，在持筆敘述的時候，心目中却常常湧現着兩個問題：第一是世界的大勢怎樣？第二是中華民族的出路怎樣？中國是世界的一部分，我們要研究中華民族的出路怎樣，不得不注意中國所在的這個世界的大勢怎樣。這兩方面顯然是有很密切的關係。關於這兩個問題的答案，記者很想於寄語全書未了的總結裏，就淺近所見，提出一些和國人共同討論，此時還想暫爲保留，雖則在敘述的客觀的事實裏

面，有時候也許已零星流露了一些管見。

歐洲是國際舞台上最重要的一個部分，而在西歐的英國，更是所謂『民治國家』的老大哥，資本帝國主義國家的最後壁壘；帝國主義對中國的關係，除日本外，她要算是最重要的了，所以我對她也特別注意，在已往的半年中，有四個月的時間費在英國，這本初集的寄語，關於英國的通訊也佔了大部分。

關於歐洲全局的形勢和對於遠東的關係，要在『總結論』中研究，但是關於上面所提起的這位『老大哥』的現狀，却有一件最近發生的事情，可以借來做代表的形容。

本年二月六日——就是記者執筆作此弁言的前一天——在英國銷路最廣的一日日報每日傳知（"Daily Herald"）上面載有一段新聞，標題是母親爲着子女餓死（"Mother starves herself for children"），內容大概如下：

有着三個子女的一位母親，名 Mrs. Gertrude Edith Hickley，年卅

十三歲，住倫敦 Balton-road, Hampstead, N. W. 她的丈夫原是一個保險業經紀人，失業九個月了，他的失業救濟金領滿之後（普通只有廿六星期），每星期只領得所謂『過渡救濟金』十四先令六辨士，這母親情願自己挨餓，使她的丈夫和子女不缺糧食。

她從來沒有對過任何人說一句埋怨的話，只於每天費了許多時候到店舖裏去東張西望，尋覓最便宜的東西帶回來。回家後假說自己已經吃過了，使她的丈夫子女吃得飽。

她太疲勞愁苦了，前幾天她竟死去，倒在汽灶的附近。昨天由檢驗官白瑾斯 (W. Bentley Purchase) 檢驗，判爲『神經不健全而自殺』。但據他檢驗的報告，死者的胃裏一點食物的形迹都沒有，所以他（指檢驗官）又說道：『這個婦人大約是自己挨着餓，使子女吃得飽。她曾經留下了一封和她的老母親告別的信，裏面就說起她所要做的事情。死的那一天，她還出去一次，

事前告訴她的丈夫，說她出去到店舖裏去看看。她回來的時候，已在她的丈夫上牀睡覺之後，當他正在睡中，她下樓去自盡。這檢驗官又接着說道：『倘有值得我們同情的事件，這就是了。』他說後，送一個金鎊給死者的丈夫。

據死者的丈夫所述，她對於子女的愛護，實無微不至，死前最後的一件事還替兩歲半的最小的女兒挑織一件外衣。他說：『自從陷入困境以後，我的妻常憂慮，但卻從未有過怨言。當我出外去尋工作不得，回到家裏的時候，我的餐食總是預備好等着我，孩子們都已吃飽，她自己總說已經吃了些東西。在過去的三星期裏，她必是暗中把買回來的糧食更多分給我和子女。我如果早知道，也許可以救她的命。』

這幕母愛的慘劇，聽者大概無不爲之悽然酸鼻的。

我引證這件事，當然不是說英國人大多數都到了這樣餓着肚子的時候，英帝

國的『剩餘力量』當然還夠支持多少時候。中國有句俗語叫做『油乾燈草盡』，資本主義進展到了第三期，牠的漸漸地崩潰，在目前『油』雖還未『乾』，『燈草』雖還未『盡』，但這樣下去，是朝着『油乾燈草盡』的路線走去，這是很顯然的趨勢，這是可注意的一點。檢驗官於『同情』之餘，奉送金鎊一個，這在檢驗官，我們固然不能苛求，因為這類事當然不是檢驗官所能解決的，但這樣的『慈善爲懷』『奉送金鎊一個』的辦法，對於此事無法澈底解決，却很可以象徵現在英國統治階級對於失業日益尖銳化之無法澈底解決，這是可注意的又一點。

在萍踪寄語的積集裏，當特別注重德國和蘇聯的最近情形，尤其是後者的建設事業的實況——物質方面和精神方面——我希望能在最近的將來完成，早些貢獻於生活週刊的讀者和朋友們。

韜奮記於倫敦。

目次

一、開端.....	一
二、前塵影事.....	五
三、以往和現在.....	二一
四、首途.....	二七
五、到香港以前.....	三三
六、到香港以後.....	四二
七、在船上的生活同志.....	四四
八、到新加坡.....	四四
九、僑胞的憶懷.....	四四

一〇 船上的民族意識	五
一一 到哥倫坡	五
一二 驚濤駭浪後	六
一三 海上零拾	六
一四 月下中流——經蘇彝士河	七
一五 海程結束	七
一六 威尼司	八
一七 佛羅倫司	九
一八 表面和裏面——羅馬和那不勒斯	九
一九 離意大利後的雜感	一〇
二〇 世界公園的瑞士	一〇
✓ 二一 出了世界公園	一七

二二	巴黎的特徵	一三
二三	性的關係的解放	一六
二四	環瑜互見的法國	一三
二五	操縱於資產集團的巴黎報界	一五
二六	再談巴黎報界	一四
二七	法國教育與中國留學生	一五
二八	法國的大學教授	一五
二九	法國的農村	一六
三〇	在法的青田人	一六
三一	由巴黎到倫敦	一七
三二	華美窗帷的後面	一七
三三	英倫的休戰紀念日	一八

三四 世界新聞事業的一個中心……………一八九

三五 英報背景和對華態度……………一九五

三六 談泰晤士報……………二〇〇

三七 孟却斯特導報的創造者……………二〇六

三八 孟却斯特……………二一一

三九 利物浦……………二二七

四〇 繼續努力解放的愛爾蘭……………二三九

四一 凡勒拉訪問記……………二四〇

四二 從愛爾蘭歸途中……………二四七

四三 『立門的母親』……………二四三

四四 如何救濟！……………二四八

四五 紙上自由……………二五三

一 開端

人生的變化，靜默地想來，往往使人愕然，記者提著筆寫這篇文字的時候，此身還坐在生活週刊社的編輯室裏，等到這篇文字和讀者諸友相見的時候，我已在佛爾第(S. S. Conte Verdi)號的船上，海天遙隔，破着波瀾向印度洋前駛了。本期的本刊依例於本月十五日出版，記者定於十四日由上海乘意輪佛爾第號離國赴歐，所以當讀者諸友看到這篇拙作的時候，我已不在陸地上了——但却很不幸地尚在人間，我說很不幸，因為尚未得到死得其所的機會。

我在未寫此文以前，原想題爲『暫與讀者諸友告別』，既而仔細一想，覺得不很恰當：一則因爲本刊的讀者遍海內外，我和國內的讀者告別嗎？但同時和國外

僑胞裏的讀者却反而接近了，不能算告別；二則因為記者在本刊上以文字與世相見，和讀者諸友原是神交，此後我雖暫時離國，但對本社的業務仍負全責，每期仍爲本刊撰文，這樣和諸友在思想上或精神上仍是未曾『離別』，也不能算告別。所以我就叫這篇是我的『萍踪寄語』的開端吧。

赴國內外考察，原是記者數年來縈迴夢寐的一件事，但就最近情況說，赴國內各地考察，顯然是一件不易實行的事情，所以這個心願，只得俟諸異日。赴國外考察，也是很勉強的，幸而本社的同事已漸漸的較前充實，我暫時離開，在總務，編輯，及營業各方面，都有得力的同事分工主持，我才能放心走。此外便是我出國的經濟問題，幸而也得湊借了一筆款子，可以等到我回國後分期歸還。我覺得用我自己血汗得來的錢，於心最安，只須勉強借得到，已是很幸運的了。這兩件事有了相當的辦法，我才決定作出國之行。

其次我想可以和諸友談談此次出國的動機和計劃的大概。我濫竽本刊的業務

七八年，常自愧恨自己學識經驗的淺薄，對社會沒有什麼貢獻，愈幹便愈覺得自己的知識荒，所以此次赴歐很自然而簡單的第一個目的，便是要藉此機會增廣一些識見。俗語說『百聞不如一見』，我正是要想『見』『見』看。其次是想像我自己代表了讀者諸友的耳朵眼睛去，因為我要盡我的心力，把在國外所見到的，或所感想的，陸續地寫出來，在本刊上向諸友報告。當然，以我的淺陋的眼光，恐怕『買櫝還珠』，沒有什麼好報告，不過我已說過，只得『盡我的心力』。

至於在國外的計劃，因經濟關係，很不能如我的意。我大概在英國住的時候多些，因為頗想在倫敦政治經濟學院及該處著名的圖書館，費些時間研究研究，此外並想酌遊德法意蘇聯等國，但因所準備的經濟能否玉成我的心願還不可知，只得做一步算一步再說。我自省自己所僅有的微薄能力，只能在文化的工作方面竭其棉薄——如再把範圍說得明確些，只能在新聞事業方面努力。所以我此次赴歐考察的內容，當特別注意各國新聞事業的實際狀況和趨勢。此外關於政治經濟

及社會各方面，也想加以注意。能否得到有價值的材料，此時不敢預說，深怕貿然發出了空頭支票，將來沒有法子兌現。

有一位很知己的好友聽見我有出國之行，滿腔熱誠地趕着寫了一封令我十分感動的信來勉勵我，裏面有這樣的幾句話：「你將離開這紊亂的祖國，繞過半個地球，到那東歐的古邦去了！記得什麼人，也許是鄭振鐸？在出國的輪上作詩說「祖國現在需要戰士，我却離開了她，那似乎不該，但，我離開她不是一種消極的退避，是到別的地方去，擦亮我的鎧甲，磨銳我的兵器，預備來做一個更勇的戰士！」那詩的大意是如此，我覺得你也正是這樣的情形……」

「做一個更勇猛的戰士！」這幾個字旁的密圈，也是這封信的作者自己加上去的，這位好友的殷切的盼望，可謂溢於言表了。我只常常感到深深的慚愧，從不敢自命是『勇猛的戰士』，沒有『更』字之可言，那更是不消說的了，不過倘有『死得其所』的機會，對於鬥爭——有益於大眾福利的鬥爭——只須是我的力量

所能貢獻的，我却也不願退怯。

記者此次離國，實帶着苦悶和憧憬而去。漫漫長夜，不甘同流合污的誰都感到苦悶。但黑暗勢力的勁敵是大衆的意志，決不是剷除幾個個人就能高枕而臥的。最偉大的莫過於大衆意志的力量，只須朝這方向努力，不會感到孤獨，因為深信大衆必有光明的前途，個人的得失存亡是不足道的。

倚裝待發，根觸萬端，敬祝讀者諸友康健愉快。

二 前塵影事

記者離國之後，關於編輯方面的事務，不得不偏勞寒松先生多費一些時間。他和我約，要我至少須每週替本刊作一篇文字，這在我當然是義不容辭的。我的